

河南省作协会员张弘

茶香熏染的信阳

张弘

河南省固始县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信阳市小说学会理事、散文学会副秘书长。

先后在《河南日报》、《中国青年报》、《大河报》、《百花园》、《希望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曾获《长江文艺》创作奖、《河南日报》年度好作品奖、全国教师散文大赛一等奖等。



听月

今天是中秋节之后的第三天，晚上想在外散步赏月，但遗憾的是，月亮完全被云影遮住，乌沉沉的天空毫无生气，显得像重病之人的脸。扫兴地回到家中，在灯下听电脑里的《二泉映月》，算是另一种赏月吧。

阿炳生活在无锡，那里的惠山泉被茶圣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一般人都把《二泉映月》理解为描写惠山泉美景的乐曲。“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何等美妙的图画!但那是翩翩公子摩诃笔下的意境，不是后来沦为乞丐的瞎子阿炳所敢奢望的。

阿炳是个私生子，其母在他三岁时自杀，邻居姆妈把他带大，送他到道观学音乐。21岁时，他从病逝前的道士华清和口中得知：这个一直以师傅相称的人，原来就是自己父亲。

这之后，他因交友不慎染上恶习并因此生病至双目失明，做不成道士，靠每天街头卖艺维持生计，常常食不果腹。同时期见过他的人曾描述：大雪纷飞中，阿炳被一衣衫褴褛的老妇用竹杖撑着，边走边拉二胡，琴声如泣如诉。

纵观阿炳一生，可谓苦矣!一出生，就饱

受世人冷眼，母亲不堪流言而寻了短见，让幼小的他丧失母爱；接着进道观跟着父亲学各种乐器，在那位严厉的师傅面前，他是不可能感受到爱抚的；尚未成家却双目失明，从此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在他57岁时，家乡解放，他在剧院演奏一次，就病床不起。

也许是80年前的一个夜晚，孤寂的阿炳，在冷冷的月光下，随手拉出了这首如泣如诉的曲子。他不可能想到，后来在他的破屋里，他用借来的二胡在北京来的音乐家面前，展示的这支曲子，会成为中国民乐中的一轮明月！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听《二泉映月》，就泪流满面地说，这是一首应该跪着听的伟大乐曲！

记不起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二泉映月》的，但每次一听见那熟悉的旋律，心就为之一颤，就有一种悲凉的氛围萦绕过来，让我仿佛看见深夜小巷，如钩冷月，纷飞雪花。我在乐曲中听出了阿炳的叹息，那是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灵在深深叹息！他在感叹人间冷暖，人世沧桑，人生艰难吗？看不见明月的夜晚，坐下来品茗听月，心中竟渐渐升起一弯新月。

举头已觉千山绿

前一段时间，天气忽冷忽热，加之身体不适，对于潜滋暗长的春意几乎没怎么察觉，这两天出去一走，才觉得春天已铺展于眼前。信阳这个小城，山拥水绕，很有点江南的秀丽。

震雷山、马鞍山、琵琶山、龟山、蛇山、贤山，信阳的这些小山，或以山形命名，或凭传说命名，山势都不高峻，显得几分玲珑。一旦春风将城外的小山吹绿，城里的人都爱结伴到山上踏青，特别喜欢去城西边的贤山，此山连绵起伏，离老城最近，山上松柏榆杨杂陈，灌木藤条缠绕，野花芳草遍地。

我和家人也爱来这里漫步，我们喜欢带着书报，选一平坦向阳处，或坐或卧，或读书看报，或看天望云。拂面的春风，送来花草的清香和阳光的味道，耳边松涛阵阵，鸟鸣啾啾，偶尔还会传来贤隐寺的钟磬之音，让人恍惚有不在尘世之感。

从贤山北面下去，就是穿城而过的沙河。河边绿柳扶风，摇曳生姿，硬化了的河

堤两边新植草皮，呈几何状分布，有点像是假草。河水清澈幽深，波光粼粼，很多垂钓者临水执杆，悠然自得。

沙河边的公园，自有樱花可赏，修竹可看，无奈林中摆满茶摊，空地多设游乐器具，人头攒动，笑语喧哗，我觉得太吵。而新建的茗园一带，虽有个“茶之韵”广场比较安静，但树木稀少，花草单调，缺乏趣味。

稍远一点的震雷山，林木葱茏，曲径通幽，我们曾在初夏登临，沿途山泉叮咚，野花照眼，青草如茵，巨树参天，很有点风光无限的意境。

今天又是个惠风和畅的日子，一大早就有鸟雀在窗外欢叫，我计划带着家人踏青。可是儿子说他们不放假，要周考(过去是月考)；妻子说她要去参加计算机培训。唉，我一个人还踏个什么青？

举头已觉千山绿，是辛弃疾的名句，我借来是想写一写信阳的春天，还有那么一点遗憾。

河边品茶

老姚在市交警队当领导，喜欢写作、书法和饮酒，因为一同参加过几次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我们成了文友、书友和酒友。那天晚上，他带着一瓶藏了18年的畅茅酒，专门请我到一家小饭店分享。喝完那瓶上了年头的白酒，我俩都有点微醺，一直作壁上观的诗人小高提议到溯河边喝茶。

于是，我们穿过弥漫着烧烤烟雾的胜利南路，由北往南过了民桥，向左一拐，来到离桥不远处的一处河边茶摊。摆摊的人与老姚熟悉，马上给我们让座、泡茶、端来瓜子。

这种路边的茶摊，也就是在河边人行道上摆了些竹椅和茶几，条件和市内那些茶馆不能比，与文新、五云、水云间、茶人居这些上档次的茶馆比更是相去甚远，但这里视野开阔，拂面而来的清风，带着一丝丝凉爽的水汽，让人倍感舒服。

小高擅品茶，喝了一口就断定是溯河港的茶叶，喊来茶摊主人一问果然。这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我的印象中，市区周边的溯河港、谭家河、李家寨等所产的毛尖茶，无论从外形还是口感上几乎没有差别。

小高说，溯河港茶海拔高，春天来得

迟，茶叶也就采摘得稍晚，茶味要比其他毛尖浓。她的话让我想起在溯河港采风时汽车艰难爬坡的情形，想起黑龙潭、白龙潭喧腾的瀑布，想起漫山遍野的碧绿茶园，想起了那里的一家茶场、饭庄。

老姚说，外地人不会喝信阳毛尖，有的被假的蒙了，有的是买了真的却不会保管，有的是当地水质太差；现在，省会有几家茶馆直接来信阳茶山买茶，专门用信阳的南湾纯净水泡茶，生意好得很。

我们由信阳山水谈起一起结伴去过的丽江、青岛和黄山，由毛尖茶谈到普洱、龙井、大红袍，由喝茶谈到旅游、写作和交友。夜色渐浓，不远处大桥上的灯光越发显得璀璨，微风吹来，头顶垂柳的细枝摇摆起伏，河面上成行成串的虹霓变得模糊，像一幅未完成的油画。

这时，忽然有一个外地的文友打来电话，说看了我的一篇散文，引发很多感慨。说完了自己的感想，文友说今晚月光很美，你看见了吗？这一问，我们都抬起头寻找，但我们都没看见天上的月亮或者星星，包围我们的是城市喧嚣的灯光。

联内容，然后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后来到我上师范的时候，家乡人在各种书法大赛获奖的消息时有耳闻，其中获得首届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的李乾山先生，我最熟悉的他送过我幅墨宝，也多次对我耳提面命。他和我父亲同村，年轻时上过河南大学，后被打成右派，在农村劳动了20多年，他诸体皆擅，尤精楷行，其楷体小楷精美绝伦，被林散之先生当做指导后辈习字的范本。

获悉，我的家乡固始已被中国书协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颇感欣慰。我觉得固始的书法蔚然成风，一是源于当地独特的地域，厚重的文化所形成的人文积淀；二是源于多年来注重教育，追求雅致的生活理念；三是源于自明清以来的名家辈出，提携后进，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艺术氛围。是的，在固始城乡，人们除了爱看宽街新楼，更爱看的是各个单位和家庭收藏、展出的书法作品，有时不经意间拿出的就是件名家佳作。那种对文化艺术的热爱，让你不禁为之感动。

大别伏地秀，长淮接天流。这个气势不凡的对联说的是我的家乡——信阳。地处豫南的信阳，山拥水绕，很有些江南水乡的清秀。

绵延千里的大别山，让一马平川的中原在信阳有了跌宕起伏，有了缤纷色彩，有了灵秀奇幻，有了民歌和传说，有了豫风与楚韵。

环滁皆山也，是欧阳修对滁州的描述。信阳的周边也可谓举目皆青山，震雷山、马鞍山、琵琶山、龟山、蛇山、贤山、五峰岭、五云山、四望山，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岭，有的山势高峻，层峦叠嶂；有的坡缓峰低，显出几分玲珑。

从信阳北边流过的淮河水发源于豫西大山深处，携带着信阳地面上的众多河流一路欢歌，悠然东去。其中的一条叫溯河，从信阳市西边深山钻出，在经过人工围成一个巨大的南湾湖后，穿城而过，河面宽阔，汤汤的河水很有几分气魄，让信阳成为“山绕绿城城御王，城裹碧水水

日照的海滩比夏威夷的好，尤其是空气非常新鲜。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华裔美国人（祖籍山东省日照）丁肇中说的。

我们一行赶到日照的时候，已是下午6点多，太阳渐渐西沉，市区的道路挤满大小车辆。司机在当地导游的指点下，左冲右突，终于抄近路赶到滩西村——为我们提供食宿的地方。

这里的民居几乎都成了接待外地游客的宾馆，一排排房子差不多都一个样，我们住的那家姓秦，在那条烧烤街的北边第二排头一家，院子虽不大，却摆了4张圆桌，几间房子被开辟成14个客房，里面除了面积比一般标准间小许多外，设施也一应俱全。

当天是周六，各地来的游客在找客房、买海产、吃烧烤、去海滩，操着各种腔调，穿着各种衣物，拿着各种东西，让你有一种街上人像着了火的感觉。

顺着人们指点的大致方向，我们步行来到海滩，这里也是一片喧嚣，卖小吃、饰品、衣物的摊子，挤满那条去海边的路，灯光、烟雾和吆喝让我想起信阳小南门的夜市。选一处空地，作为我们存放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本无光，遥望暖心房。

这是清代一位才子的诗句，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信手写下的这几句诗，最后竟会要了他的命。

我不是才子，也没有生活在严厉的雍正皇帝统治下的清代，所以，我不光可以随意引用这几句诗，而且还可以真的到书店随意乱翻书。

周六早上，换了鞋去公园活动筋骨，以前常去的樱花园，地面被垫上了很厚的沙子，踩在脚下很不舒服；旁边的空地有些人在练陈氏太极，但我不认识，原来熟悉的拳友如树上落叶，飘散不知去处。

从公园出来，桥头书店刚开门，书店的二楼里除了三个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读者。

先单独摆出来的几本书，拿起麦家的《风语》，麦家以写秘密战线的故事赢得读者尊重，但在这部作品的第一章，我读出了一种制作的叙述，也许他在构思时就考虑到电影、电视剧改编问题，这让其更多地注意到了场景的设置，而失去了以前语言的鲜活灵动。

随后翻了翻韩寒的《长安乱》，这本顶着武侠名义的书，其实还是具有明显的韩寒特征，短句子居多，读来流畅上口，加上一两点韩氏幽默，还是很有看点的。韩寒凭《三重门》一举成名，后来又做赛车手、歌手，是以个性张扬、敢说会说出名的。

转到名著专柜，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哈萨的《绿房子》，这部400多页的作品是有5个故事组成的，叙述上有点“花开五朵，各表一枝”的味道；又翻了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这位刚去世不久的作家，凭着这一部并不太厚的作品赢得世界声誉；翻卡夫卡的《城堡》时，被大师的语言吸引，决定临走时买下回去细读。

又翻了曹文轩的《水边的文字》，其中不少篇章，我已经在他的博客里看过，他对故土故人的眷恋让我有同感；还翻了旁边书柜里胡亚才的《另一种存在》，也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他书中写的那些人，有很多也是我熟悉的，读起来有一种别样的亲切。

在我翻书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一直在做保洁，用抹布逐个书柜擦拭，后来她接到一个电话，是她的女儿打来的——上午不打算去老师那里补课——她很干脆地一口回绝。放下电话，她和同事聊起了子女教育问题，随后又打电话回家询问女儿是否走了，是否吃饭了，是否带钱了？

在她打电话的时间，又把《石评梅散文》、《民国的奇人》和《季羡林散文》翻了一会，其中对于才女石评梅描写的“山水逝去，就像口衔落花的燕子，飞掠进深林。”印象深刻。

看看时间已近中午，又去书法字帖专柜翻了几本字帖，很多过去出过的老字帖，改头换面后价格翻了几番，在手上掂了几掂，还是放下了。

飞虹”的画卷。

青山绿水出佳茗。信阳市周边的山岭，云遮雾绕，草木葱茏，生长着著名的“信阳毛尖”茶。那里的雨水、雪水、露水，纯净甘甜，让遍布大小峰峦的茶山、茶园、茶场枝繁叶茂，满目葱翠。千百年来，信阳茶以其独有风味倾倒无数名人雅士。一代茶圣陆羽曾在此品茗著书，盛赞信阳毛尖：茶中上品。大文豪苏东坡在贬谪途中，借信阳的清茶洗去心中的抑郁，写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洒脱飘逸的诗句。

徜徉在满目青绿的茶山，看采茶女轻巧的身影，或漫步于柳丝飘拂的河岸，与一个个品茶人不期而遇，你会为信阳浓浓的茶香所陶醉。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信阳毛尖早在百年前就享誉海内外，获得世界博览会金奖——不知那时外国人是如何介绍“毛尖”这两个代表信阳茶特点的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信阳茶只有雨前毛尖最出名，那是抢在谷雨

前掐下的茶叶尖尖，因其量少而弥足珍贵。2010年因省委书记卢展工视察而催生的信阳红茶，可谓横空出世，与毛尖分庭抗礼，彻底改写了信阳茶的历史。

信阳市所辖八县两区都产茶，很多人家几代人都在种茶、炒茶、卖茶，以茶为业，靠茶营生。茶乡客来先奉茶，是所有信阳人待客之道，一杯清茶在手，无限深情满怀。信阳人初茶对水有讲究，“溯河中心水，车云顶上茶”是信阳人都知道的，由山间清泉、小溪活水汇成的溯河水自然是泡茶的首选。今天信阳人喝的是南湾湖水，那是来自溯河上游的无污染的水。茶具的选择也有讲究，过去信阳人多用紫砂茶壶初茶，用茶盅、茶盏喝茶。现在信阳人喝绿茶都用玻璃杯冲泡，为的是欣赏毛尖舒展开来时优雅的舞姿和晶莹的汤色；喝红茶则多用白瓷茶盅，那样会使琥珀色的茶汤更加赏心悦目。

信阳人爱喝茶，市内茶馆林立，家家环境幽雅，陈设讲究，一个比一个气派。

下午去映旭海水浴场，天气突然变了，乌云翻滚，遮住了整个天空，海水也显得颜色发青，在海天相交的地方则是一道亮亮的白带。海边管理员说有台风要来，劝阻人们下海。好在这里的沙子里很细，呈粉白色，走在上面很舒服。不久，雷声轰鸣，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在木桥下避了会雨，看雨越下越大，终于冒雨跑回车中，个个都成了“诗(湿)人”。

原本计划第三天去青岛，因为组织者的失误而落空，所以我们第三天还停留在日照，上午，大家商议去看水运会，买票去游泳馆看了半天跳水。下午，我们再去海滩转悠，从映旭广场一路往南，依次是“映旭、浴月、听涛、泊烟”四个广场，分别按照日、月、水、云四种元素设计，广场的主体建筑设计成UFO形状，大概有40来个，不知外星人看见了会有何感想。

雨后初晴，登上一座小山，清风拂面，暖阳抚背，放下手中的《宋词三百首》，看天，看树，看湖，碧空如洗，绿树苍翠，湖光潋滟，感觉通体舒泰，心中畅快。

忽然听见好像有音乐传来，如清冽流泉，溅落碧潭；侧耳细听，又似乎只有风声瑟瑟、鸟鸣啾啾。信步前行，再登上一座山头，看见林海中露出一角飞檐，风中的“清乐”这时也变得更加清晰，这种由木鱼、铜磬等法器，敲打出的声音，配以似唱似诵的念经声，如天籁之音，让人安神宁心，又若有所思。

佛教音乐在寂静的山头缭绕着，对面的山崖有细细的瀑布，在风中飞散成星星点点的如丝如缕的雾岚，烟一样在山谷翻涌，在我脚下弥漫。这让我不由得吟起了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说到苏轼，我们信阳人最熟悉的是他的那句“淮南茶，信阳第一”的评语，其实信阳还是他读书悟道、思想飞跃的重要地方。元丰三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他从开封去黄州，路过信阳光山净居寺时，看到此处山色秀丽，风光绝佳，就在这里停留休息。他经常在寺前大银杏树下读书，并为之赋诗：“四壁峰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

净居寺居于大苏山和小苏山之间，苏轼自己又姓苏，他把这里称做“吾家山”，把居于净居寺当作了回家。在喧嚣的京城所蒙受的清白之冤，在山水如画的此地，都随风飘逝；被一帮小人嫉妒陷害的悲愤，在这里也因佛教大义而逐渐宁静下来，他感觉找到了栖息自己灵魂的地方，他的思想和文字也因青山秀水、佛音禅理而豁达、通透、空灵，所以他会在诗中明显流露了自己对净居寺留恋：“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他甚至有了在此皈依佛门的渴望。

中国有句名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东坡在北宋的官海沉浮，几经磨难，都是因为他太优秀，就像一轮明月，使得无数星星黯然无光。我常常在读他的诗文、练他的书法时，有一种错觉，好像他就是我的师友，我应该请他一起品茶把盏，与他一同寻山问水，一叹吟诗诵月。

风过耳，与谁听？青山不言，湖水无语，我迷失在山水里，且听风吟。

小时候，我家正屋中堂贴的毛主席画像一年一换，可是两边贴的对联却一直没换。那是父亲请镇上石佛高中金老师用银粉写在洒金红宣纸上的著名诗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字体仿毛氏狂草，我基本上一个也不认识，只觉得那些字如天上流云，似水面波光，盯着看一会儿，就觉得那十几个字好像都在跳动。

我是在进了生产队学屋（原来是牛屋）后开始认字的，启蒙老师姓潘，写一手方方正正的楷书。他教生字，常常先用毛笔蘸水写在黑板上，再扑上粉煤灰，黑板上的字就成了立体的，既端正又厚重，很长时间脑子里都留有那些字的形象。三年级以后到了大队学校，见一位姓汪的老师粉笔字写得特别流畅漂亮，私下偷偷学着他的字体，但总是不太像。

后来进了公社重点中学后，遇到了擅书法的付老师，才知道临和摹的不同，知道真草隶篆的区别，知道颜柳欧褚的讲究。付老师上

日照看海

下午去映旭海水浴场，天气突然变了，乌云翻滚，遮住了整个天空，海水也显得颜色发青，在海天相交的地方则是一道亮亮的白带。海边管理员说有台风要来，劝阻人们下海。好在这里的沙子里很细，呈粉白色，走在上面很舒服。不久，雷声轰鸣，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在木桥下避了会雨，看雨越下越大，终于冒雨跑回车中，个个都成了“诗(湿)人”。

原本计划第三天去青岛，因为组织者的失误而落空，所以我们第三天还停留在日照，上午，大家商议去看水运会，买票去游泳馆看了半天跳水。下午，我们再去海滩转悠，从映旭广场一路往南，依次是“映旭、浴月、听涛、泊烟”四个广场，分别按照日、月、水、云四种元素设计，广场的主体建筑设计成UFO形状，大概有40来个，不知外星人看见了会有何感想。

雨后初晴，登上一座小山，清风拂面，暖阳抚背，放下手中的《宋词三百首》，看天，看树，看湖，碧空如洗，绿树苍翠，湖光潋滟，感觉通体舒泰，心中畅快。

忽然听见好像有音乐传来，如清冽流泉，溅落碧潭；侧耳细听，又似乎只有风声瑟瑟、鸟鸣啾啾。信步前行，再登上一座山头，看见林海中露出一角飞檐，风中的“清乐”这时也变得更加清晰，这种由木鱼、铜磬等法器，敲打出的声音，配以似唱似诵的念经声，如天籁之音，让人安神宁心，又若有所思。

佛教音乐在寂静的山头缭绕着，对面的山崖有细细的瀑布，在风中飞散成星星点点的如丝如缕的雾岚，烟一样在山谷翻涌，在我脚下弥漫。这让我不由得吟起了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说到苏轼，我们信阳人最熟悉的是他的那句“淮南茶，信阳第一”的评语，其实信阳还是他读书悟道、思想飞跃的重要地方。元丰三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他从开封去黄州，路过信阳光山净居寺时，看到此处山色秀丽，风光绝佳，就在这里停留休息。他经常在寺前大银杏树下读书，并为之赋诗：“四壁峰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

净居寺居于大苏山和小苏山之间，苏轼自己又姓苏，他把这里称做“吾家山”，把居于净居寺当作了回家。在喧嚣的京城所蒙受的清白之冤，在山水如画的此地，都随风飘逝；被一帮小人嫉妒陷害的悲愤，在这里也因佛教大义而逐渐宁静下来，他感觉找到了栖息自己灵魂的地方，他的思想和文字也因青山秀水、佛音禅理而豁达、通透、空灵，所以他会在诗中明显流露了自己对净居寺留恋：“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他甚至有了在此皈依佛门的渴望。

中国有句名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东坡在北宋的官海沉浮，几经磨难，都是因为他太优秀，就像一轮明月，使得无数星星黯然无光。我常常在读他的诗文、练他的书法时，有一种错觉，好像他就是我的师友，我应该请他一起品茶把盏，与他一同寻山问水，一叹吟诗诵月。

风过耳，与谁听？青山不言，湖水无语，我迷失在山水里，且听风吟。

小时候，我家正屋中堂贴的毛主席画像一年一换，可是两边贴的对联却一直没换。那是父亲请镇上石佛高中金老师用银粉写在洒金红宣纸上的著名诗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字体仿毛氏狂草，我基本上一个也不认识，只觉得那些字如天上流云，似水面波光，盯着看一会儿，就觉得那十几个字好像都在跳动。

我是在进了生产队学屋（原来是牛屋）后开始认字的，启蒙老师姓潘，写一手方方正正的楷书。他教生字，常常先用毛笔蘸水写在黑板上，再扑上粉煤灰，黑板上的字就成了立体的，既端正又厚重，很长时间脑子里都留有那些字的形象。三年级以后到了大队学校，见一位姓汪的老师粉笔字写得特别流畅漂亮，私下偷偷学着他的字体，但总是不太像。

后来进了公社重点中学后，遇到了擅书法的付老师，才知道临和摹的不同，知道真草隶篆的区别，知道颜柳欧褚的讲究。付老师上

外地人到此可以品尝到正宗的信阳毛尖和信阳红，还可以学到挑选茶叶的技巧，欣赏到优雅的茶艺表演。当地人除了进茶馆，还喜欢去设在公园和河边的茶摊，那里一张木桌、几把竹椅就构成一个小天地，三五知己围坐一起，泡一壶好茶，细品慢饮，打牌聊天，在恬淡闲适的氛围里尽享茶之妙趣。

也许是茶的滋润，让信阳大地自古人才辈出，比如三为楚相的孙叔敖、开漳圣王陈元光、一代史家司马光、植物学家吴其浚等，他们的名字让中华历史的星空更加璀璨。

有人说信阳诗歌方阵在中国诗坛异军突起，固始书法、罗山国画在当今艺坛独领风骚，这一切都因茶的熏染。对此，我的看法是，饮茶使信阳人更清醒、更淡定、更有悟性、也更具灵气。

茶，已经成为信阳最芬芳的名片。信阳，已经成为茶香四溢的茶都。生为信阳人，是上天赐予的福分。

下午去映旭海水浴场，天气突然变了，乌云翻滚，遮住了整个天空，海水也显得颜色发青，在海天相交的地方则是一道亮亮的白带。海边管理员说有台风要来，劝阻人们下海。好在这里的沙子里很细，呈粉白色，走在上面很舒服。不久，雷声轰鸣，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在木桥下避了会雨，看雨越下越大，终于冒雨跑回车中，个个都成了“诗(湿)人”。

原本计划第三天去青岛，因为组织者的失误而落空，所以我们第三天还停留在日照，上午，大家商议去看水运会，买票去游泳馆看了半天跳水。下午，我们再去海滩转悠，从映旭广场一路往南，依次是“映旭、浴月、听涛、泊烟”四个广场，分别按照日、月、水、云四种元素设计，广场的主体建筑设计成UFO形状，大概有40来个，不知外星人看见了会有何感想。

雨后初晴，登上一座小山，清风拂面，暖阳抚背，放下手中的《宋词三百首》，看天，看树，看湖，碧空如洗，绿树苍翠，湖光潋滟，感觉通体舒泰，心中畅快。

忽然听见好像有音乐传来，如清冽流泉，溅落碧潭；侧耳细听，又似乎只有风声瑟瑟、鸟鸣啾啾。信步前行，再登上一座山头，看见林海中露出一角飞檐，风中的“清乐”这时也变得更加清晰，这种由木鱼、铜磬等法器，敲打出的声音，配以似唱似诵的念经声，如天籁之音，让人安神宁心，又若有所思。

佛教音乐在寂静的山头缭绕着，对面的山崖有细细的瀑布，在风中飞散成星星点点的如丝如缕的雾岚，烟一样在山谷翻涌，在我脚下弥漫。这让我不由得吟起了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说到苏轼，我们信阳人最熟悉的是他的那句“淮南茶，信阳第一”的评语，其实信阳还是他读书悟道、思想飞跃的重要地方。元丰三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他从开封去黄州，路过信阳光山净居寺时，看到此处山色秀丽，风光绝佳，就在这里停留休息。他经常在寺前大银杏树下读书，并为之赋诗：“四壁峰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

净居寺居于大苏山和小苏山之间，苏轼自己又姓苏，他把这里称做“吾家山”，把居于净居寺当作了回家。在喧嚣的京城所蒙受的清白之冤，在山水如画的此地，都随风飘逝；被一帮小人嫉妒陷害的悲愤，在这里也因佛教大义而逐渐宁静下来，他感觉找到了栖息自己灵魂的地方，他的思想和文字也因青山秀水、佛音禅理而豁达、通透、空灵，所以他会在诗中明显流露了自己对净居寺留恋：“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他甚至有了在此皈依佛门的渴望。

中国有句名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东坡在北宋的官海沉浮，几经磨难，都是因为他太优秀，就像一轮明月，使得无数星星黯然无光。我常常在读他的诗文、练他的书法时，有一种错觉，好像他就是我的师友，我应该请他一起品茶把盏，与他一同寻山问水，一叹吟诗诵月。

风过耳，与谁听？青山不言，湖水无语，我迷失在山水里，且听风吟。

小时候，我家正屋中堂贴的毛主席画像一年一换，可是两边贴的对联却一直没换。那是父亲请镇上石佛高中金老师用银粉写在洒金红宣纸上的著名诗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字体仿毛氏狂草，我基本上一个也不认识，只觉得那些字如天上流云，似水面波光，盯着看一会儿，就觉得那十几个字好像都在跳动。

我是在进了生产队学屋（原来是牛屋）后开始认字的，启蒙老师姓潘，写一手方方正正的楷书。他教生字，常常先用毛笔蘸水写在黑板上，再扑上粉煤灰，黑板上的字就成了立体的，既端正又厚重，很长时间脑子里都留有那些字的形象。三年级以后到了大队学校，见一位姓汪的老师粉笔字写得特别流畅漂亮，私下偷偷学着他的字体，但总是不太像。

后来进了公社重点中学后，遇到了擅书法的付老师，才知道临和摹的不同，知道真草隶篆的区别，知道颜柳欧褚的讲究。付老师上

墨缘

要了一捆旧报纸，拿了家里那个带豁口的碗当砚台——豁口正好成了笔架。听说墨汁加酒可以防止变臭，他还特意找了点好酒加在墨水瓶里，于是一练字，我家就会墨香和酒香四溢。

到了年关，父亲买来红纸让我写春联。当时我家已搬回镇上，住在高中学校门口，在得到了几位擅书法的老师具体细致的指点后，我写出了一张春联。父亲早早地就给贴上了，很自豪地逢人就说：看看我儿子写的！

那时每到年底，总有一些人在街道上摆摊写春联，其中颇有一些经验老道的书法家，我很喜欢站在那里看他们将别人不屑的要求提炼成精彩的词句。在那种喧闹嘈杂的环境里，他们一边听人絮絮叨叨说话，一边构思对